

学校代码:10246
学 号:082016020

復旦大學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解读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

院 系: 哲学学院
专 业: 外国哲学
姓 名: 李 丹
指 导 教 师: 莫伟民 教授
完 成 日 期: 2011 年 4 月 18 日

目 录

| | |
|--------------------------------|-----|
| 摘要..... | II |
| Abstract..... | III |
| 引言..... | 1 |
| 第一章 列斐弗尔对空间概念的澄清..... | 3 |
| 第一节 空间拜物教..... | 5 |
| 第二节 社会空间意涵..... | 6 |
| 第二节 空间的双重幻象..... | 9 |
| 第二节 抽象空间..... | 10 |
| 第二章 空间三元组合概念..... | 12 |
| 第一节 空间实践..... | 12 |
| 第二节 空间的再现..... | 13 |
| 第三节 再现的空间..... | 14 |
| 第三章 空间生产变迁史..... | 16 |
| 第一节 从被生产的空间,到生产的空间,到空间的生产..... | 16 |
| 第二节 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 | 18 |
|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 | 20 |
| 第五章 空间与语言的关系..... | 23 |
| 结语..... | 27 |
| 参考文献..... | 30 |
| 后记..... | 32 |

内容摘要

列斐弗尔的《空间的生产》对历史上的各种空间观点有详尽的描述和廓清，从而创建了自己的空间本体论，并把空间的生产放在基础的地位。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开创性著作，它把空间的概念拉到了现实体验，拉到了社会、经济的层面，甚至拉到了艺术的层面，但又不失去空间的本体论意涵。由于列斐弗尔不遗余力地把空间放到最根本的地位，所以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是关于空间的生产政治经济学。

本文讨论了国内介绍较少的列斐弗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首先考察列斐弗尔是怎样对空间概念进行澄清和再定义的，空间概念必然与社会层面结合在一起，并且含义丰富。社会空间集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于一体。本文接着考察了空间生产的变迁史：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是怎样运作的。最后剖析了与空间理论关系密切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列斐弗尔、空间、生产、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B5

Abstract

Lefebvre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puts space in a fundamental status in his famous book,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 will focus on conceptualizations of space and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and in so doing to propose a new aesthetics. Lefebvre develops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and bring a spatial turn.

The structure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firstly, I will show the way from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the concept of space and space is connected with society and have various meanings; secondly, the triad -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s,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will be examined; thirdly, I shall deal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from absolute space to abstract space and focuses on how abstract space in Capitalist society operates; and 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pace and language will be examined in detail.

Key words: Lefebvre, Space, Production, Political Economy.

Classification Code: B5

引言

空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许多哲学家把视线放在时间史上的时候,不可否认空间史也是有待研究的。福柯说过:“在西方的经验中,空间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无可否认时间与它的必然联系。”¹古希腊哲学关于空间的理论有原子和虚空,牛顿认为空间是一个物理的绝对空间,自身均匀流逝,与外在事物无关。西方哲学史常常将空间看作匀质的、有待填充的、承载物质的东西。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稳定的时空框架。列斐弗尔进行了空间概念的突破,可以说是空间史上的异类。列斐弗尔的《空间的生产》对历史上的各种空间观点有详尽的描述和廓清,从而创建了自己的空间本体论,并把空间的生产放在基础的地位。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开创性著作,它把空间的概念拉到了现实体验,拉到了社会、经济的层面,甚至拉到了艺术的层面,但又不失去空间的本体论意涵。

列斐弗尔在法国一直以社会学家闻名,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半是哲学著作,半是社会学著作。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不仅仅是真空般的有待填充的同质的空间,更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空间,布满各种性质的空间,是社会的、政治的空间,是被生产出来、也自身进行再生产的空间,是代表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空间,是生命体验的空间,是纠结着权力、话语能抵达或不能抵达的空间。所以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描述现实层面的空间正是列斐弗尔的努力。而且他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现实的,列斐弗尔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贯穿始终,正是要通过空间的生产实现革命,通过追求差异性的空间来使无产阶级获得权力。

列斐弗尔受海德格尔、马克思、黑格尔和尼采的影响都很深。他重要的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受到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对日常生活的论述的启发,但是对其进行了改造。《空间的生产》中的重要概念“支配”和“挪用”也自海德格尔而来。

《空间的生产》的基本立场则来自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列斐弗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斗争理论、政治经济学,并用空间生产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而列斐弗尔对辩证法的重视可以经过马克思一直上溯到黑格尔。列斐弗尔年轻的时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盛行的时候,列斐弗尔的著作中可见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卢卡奇的物化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影响,后来则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艺术思潮方面则是超现实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列斐弗尔的态度是既有赞同又有批判。

¹ Des espaces autres (1967), Hétérotopies,

<http://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fr.html>(2010-11-11)

研究列斐弗尔的作品，可以用来反思当下中国的空间问题：空间怎样被划分和区隔，空间的真实和虚幻，权力的角逐，话语的诞生，空间的生产和运作。异托邦的无处不在体现了空间生产的荒诞之处。我将在文章中尝试用哲学的视角分析一两处现实的案例。

列斐弗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英美学界研究者较多，直接启发了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曼纽尔·卡斯特等人的后现代地理学；关于城市权利的问题则在法国学界（社会学界）研究者较多。前者是一个更加哲学性的问题，后者跟社会学的联系更多。列斐弗尔的二手研究主要有：Bud Burkhard《战争，亨利·列斐弗尔和哲学之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Rob Shield《列斐弗尔，爱与挣扎》、Mark Poster《法国战后马克思主义：从萨特到阿尔都塞》等等。国内的研究著作主要有刘怀民的《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弗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重点放在国内学者较早重视的日常生活批判上，以及吴宁的《日常生活批判——列斐弗尔哲学思想研究》，对列斐弗尔几个阶段的思想做了一个全面、平均的概括，更加偏重哲学，其中《空间的生产》部分没有展开，仅有一个章节论及空间的生产理论。陆扬的《社会空间的生产：析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对《空间的生产》大致观点进行了介绍，但更偏向文化角度。张子凯《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述评》囿于篇幅，无法进行逐句的解读。我的出发点是对《空间的生产》进行文本细读和梳理，对列斐弗尔零散的观点进行提炼。

关于《空间的生产》的二手文献多为英文，对列斐弗尔的空间概念有较为详尽的评价。如卡斯特认为列斐弗尔“暗示空间和整个社会一样，最初都是人能动创造的作品，是人的欲望的主动表达。只有接受这种绝对的列斐弗尔式人道主义（这是一个哲学或宗教问题），分析才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一分析是如此依赖它的形而上学基础”²。但我认为这一“形而上学基础”恰恰体现了列斐弗尔的深刻性。再如索亚在他的《第三空间》里运用列斐弗尔的方法建立起了他的地理学唯物主义，并借用列斐弗尔描述他的三重辩证法。随着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等一系列书翻译成英文，一种社会哲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发生了³。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列斐弗尔的著作视为马克思文本的阐释性过滤器。“今日，现代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转型要求一种必要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重新考察。一方面，吸收由马克思的原创性启示，这些概念和理论发展不在具有任何对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更新只能在充分考察了空间之后，才能发展出一种最适宜的方式。”（p.342）⁴国内较早的列斐弗尔研究者都是从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入手，把列斐

² Castells, Manuel.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92.

³ 福柯的著作也在这个潮流中，一批研究者从福柯著作中编纂出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这本书，可与《空间的生产》对参。

⁴ 以下括号中的均为《空间的生产》英文本页码。

弗尔列入西马的阵营进行研究，对空间问题极少涉及，或偶然提到，参考价值较少。

由于列斐弗尔不遗余力地把空间放到最根本的地位，所以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一种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而且是关于空间的生产政治经济学。列斐弗尔认为辩证法不仅仅是时间的，而且是空间的，由此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空间的概念指的不是绝对的空间或自在的空间，而且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种在自身中包含空间的概念。空间是被生产的，但是空间也能生产。空间与生产相互渗透，不能孤立地说空间或生产。这是《空间的生产》一书的基本立场。空间的概念指示和意味着所有可能的空间，不管是抽象或者现实的，精神的或社会的。它总是以多种形态出现，特别具有两个特殊方面：再现的空间和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和空间的再现正是政治经济的角逐场，将在后面章节详述。

本文将依照列斐弗尔的《空间的生产》文本，详细考察列斐弗尔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

第一章 列斐弗尔对空间概念的澄清

二战之后，法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革命使法国变成了世界瞩目的国家，法国进行了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一跃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以城市和工业为基础的国家。列斐弗尔从自己的家乡看到了乡村空间被城市空间侵蚀的过程，由此开始把空间纳入思考。社会的变革必然伴随着空间的变革，但空间的变革可以先于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列斐弗尔思考得出的空间的本体地位。在《空间的生产》这本书里，列斐弗尔对空间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因为空间作为一个意义的纽结，其哲学意义、社会意义、美学意义是不可分。列斐弗尔也通过这样的做法批判只取其中一个意义的做法。在他看来，梳理和澄清空间的意义，是迫切要做的。

空间在哲学史上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严格几何学意义的概念。自古希腊，欧几里德的空间就是在各个方向上同质的和无限的。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表明了几何问题不仅可以归结成为代数形式，而且可以通过代数变换来实现发现几何性质。他结束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即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用来命名和分类感官的范畴。在笛卡尔那里，空间进入了“绝对的王国”（p.1），空间作为与主体相对的客体，通过包含感觉和身体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列斐弗尔认为，无论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还是牛顿都受上述这种笛卡尔式觉醒的影响。⁵康德又对空间概念

⁵ 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空间的讨论详见 Rawes, Peg. *Space, Geometry and Aesthetics: Through Kant and Towards Deleuze*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32

做了更新，空间尽管是相对的，尽管仅仅是知识的工具，但已经脱离于经验层面，这是一种先验的作为容器的空间。⁶

福柯声称“知识”亦是空间，主体在这样的知识空间里占据位置，并在这样的话语空间中言说客体。处于一个时代的空间中，就意味着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知识型”去思考，去言说，所以必然与空间领域“结构性地”相联系。然而列斐弗尔认为，这一自明的联系并未被概念化。话语设置了空间与主体的对立，从而重新与笛卡尔主义相关。而且认识论与语言学理论相结合，排除了“集体性的”主体。故而列斐弗尔对福柯持保留态度。

当时的一批哲学家很多也成为他批判的对象。列斐弗尔认为，乔姆斯基在他的语言学中设置了具有特殊性质的精神空间：有方向的、对称的精神空间。他无视于语言学的精神空间与社会之间的裂口，语言正是在社会中成为实践性的。这跟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批判乔姆斯基语言学是二元为基础有相合之处。在列斐弗尔看来，克里斯蒂娃、德里达、巴特、拉康都助长了这样一种倾向：哲学空间和认识论概念的空间被物化了，而精神空间成为包裹住社会与物理的存在，这是很多哲学工作者所不能避免的。这正体现了所谓“理论实践”的意识形态性：理论是隔裂于社会实践的，这是某种意识形态作用的后果。列斐弗尔认为，黑格尔的概念和笛卡尔的主体性的后裔就体现在这里。

出于政治原因，列斐弗尔常常保持鲜明的立场，有时对于其他思想家的批判很粗略。二战之后，列斐弗尔的主要论敌有苏联、“第二国际”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法国战后形形色色的思潮，存在主义、特别是结构主义。列斐弗尔的批评有时不是学理上细致的分析与梳理，大部分情况中是处于策略性的，这与他曾身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有关（1927年至1958年），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抱有一种草根意识，对于知识的学院化建制极其警觉，也从没有放弃“哲学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在这里的要点并不是我们读出列斐弗尔批评不到位，而是看到列斐弗尔批评背后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这与他以日常生活批判贯穿一生，并最终“转向空间”具有逻辑相关性。

列斐弗尔认为，空间必然是社会空间：空间既不是一种框架（像绘画的框架），也不是一种中性的形式或容器。空间是一种社会的形态，与亲历的经验相关，将自身构成为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空间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观念，而是一种社会现实。社会空间本身同时是生产力和产品，是社会存在的某种“物质化”(materialization)。

⁶ 概括性地讨论西方现代性历史中的“空间”，参见 Crang, Mike and Thrift, Nigel ed., *Thinking Spa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2-3. 及 Wegner, Phillip E.,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 *Introduction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M], 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1.

第一节 空间拜物教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教和自主的性质，如同商品和货币的拜物教。这意味着脱离了中介的地位而成为被神化的偶像。这个异己的中介已经具有了某种不依赖于人的独立的力量，“中介成了真正的上帝”⁷，人被这个异己的中介所支配，成了奴隶。这样，一种货币的拜物教就产生了，“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⁸，“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⁹

让我们梳理一下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怎样被偶像化从而导致异化。列斐弗尔的立场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致的，反对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

货币是作为一种中介或纽带被偶像化的。马克思先描述了货币颠倒一切的现象，“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¹⁰他引用了歌德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家比国民经济学家对金钱颠倒一切的性质有更深的洞察。在这些作品中以及现实中，货币能把美的变成丑的，“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¹¹。货币的颠倒能力还体现在抽象的观念和现实之间，货币“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的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¹²这种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颠倒使货币成为个性的普遍颠倒。

而这样一种具有翻云覆雨作用的货币自身并不具有价值，它仅仅是一个中介。根据以上所说货币体现着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¹³，是粘合剂，是电化学势。中介体现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

⁷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165

⁸ 同上

⁹ 同上

¹⁰ 同上: 145

¹¹ 同上

¹² 同上

¹³ 同上: 143

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¹⁴由于货币作为中介是一种异己的具有颠倒作用的中介，这样货币就走向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之一——人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不再是其自身，成为异己的东西。“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¹⁵所以私人的财富也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¹⁶所以说，货币的本质中还体现了人的异化的、外在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货币是人类外化的能力。体现在货币身上的社会关系、社会联系也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他的劳动生产物不属于他而属于资本家，成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独立力量，以至于他生产得越多，占有的产品就越少，而反对他们自身的异己力量就越大，所以“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他的生命表现为他的生命的牺牲，他的本质的现实化表现为他的生命的非现实化，他的生产表现为他的非存在的生产，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¹⁷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产物、中介和价值的尺度，正集中体现了这种异化。在通过货币进行商品交换的地方，人“只能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而活动”，¹⁸这种活动具有了某种人之外的物质的属性，异化成了货币的属性。人与人交往时中介不再是人，而是货币这个异己的中介。

但列斐弗尔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商品的生产，而没看到空间的生产（只看见组织在一定空间中的生产）。商品的交换以货币为中介，空间的交换依然以空间为中介。

第二节 社会空间意涵

社会空间最初的基础是自然，是自然的/物理的空间。在这一基础之上，添加了连续的分层和纠结的网络，这种网络具有物质的形式，但又是一种超越了物质的存在：通道，道路，铁路，电话线等等。但是将空间简单地定义为一种网络也是错误的，列斐弗尔强调不能陷进单一方式的、专业化的科学学科，空间可以

¹⁴ 同上：164

¹⁵ 同上：130

¹⁶ 同上

¹⁷ 同上：171

¹⁸ 同上：165

是地理学或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但是从每一个单一的角度看空间都是有问题的。社会空间是多面的，既是抽象的，也是实践的，既是直接的，也是中介的。

具体的抽象，在黑格尔那里是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商品。商品同时呈现并隐藏了社会关系。社会空间具有一种“事物/非-事物”的特性，因为它既非一种实质的现实，也非一种精神的现实，它不能被分解为抽象物。它既不存在于空间中聚集的事物，也不存在于占据空间的地点的集合之中。同时空间也不是符号的空间，不是符号的整体，它具有一种现实性，但不是抽象的符号的现实性。它也不是它所包括的现实的事物。

物理上的自然空间正在消失。当然，并不是说自然空间完全地从场景（/情景 scene）中消失了。作为资源和来源，自然总是纠缠着我们，经由记忆的过滤，就像童年那样纠缠着我们。所有人都想保护和保全自然，没有人想阻挡在恢复本真性的道路上。然而，“强力的自然之神话已正在转变为一个虚构、一个否定的乌托邦”（p.30）；自然现在仅仅被看作多种社会系统的生产力构筑其特殊空间的原料而已。所有关于空间的概念和层次都是社会产物，自然在当代成为踪迹和残余。这与德里达也有共鸣之处，德里达也认为本真是不可寻觅的，所存在的仅仅是踪迹。

列斐弗尔认为，社会空间包括了：（1）社会的再生产（繁殖）的关系，即在成年的团体中，具体的家庭组织化之中的生物-物理关系。（2）生产关系，即在等级性的社会功能划分中的劳动分工及其组织化。

在资本主义，即“现代”新资本主义中，需要考虑三种互相关联的层面：（1）生物性的再生产（家庭）；（2）劳动力的再生产（工人阶级本身）；及（3）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些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它们持续地运转和实施着。空间的角色和作用在这一三重的事物秩序中需要被特殊地考察。Neil Smith 指出列斐弗尔“空间的生产”的问题在于：“……他坚持将这一洞见归于再生产的理论，在我看来，剥夺了这一洞见的充盈的价值。”¹⁹再生产理论只是其一角。

社会空间包含了这一双重或三重层面的互相作用的再现/表象。因此空间包括了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多重性，每个层面都有特殊的地位。权力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再现，都发生在空间之中，空间将各种关系包含进建筑的形式、住宅，以及艺术作品之中。然而还有隐秘的方面存在在空间秩序中，顽固地以自己的方式运作。即是说，在那些正面体现权力关系的地方之外，还有一些秘密的运作，这是列斐弗尔看重的地方。

列斐弗尔从这里引导我们进入“空间性三元组合”（详见下面）的论述——空

¹⁹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p.92.

间呈现为“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多重性”，揭示社会空间化就需要一种辩证的概念/空间性术语。这不仅是认识的需要，更具有政治性/策略性的需要：“这些正面的（因此是残暴的、镇压式的）关系的表达并没有完全驱逐它们更为隐秘的或秘密的方面”（p32），换言之，对于空间的把握留下了改变的可能性与开放性。

列斐弗尔在《空间的生产》靠后的部分（pp.348-349）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社会空间，同时是——

1、生产力。“最初社会的生产力来自自然，后来被空间所取代。空间具有生产能力，可以生产新的空间和社会关系。”这一点值得强调，空间和自然的前后相继关系，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包纳的关系，而是空间从自然而出变成了一种自主性的力量，这点与福柯的历史性视角有相似之处。

2、消费品。“作为一种单一特性的产品，一种巨大的（vast）的商品，有时它简单地被消费（以旅游休闲活动的形式，空间的获得者亦买入了使用价值）；有时被生产性地消耗（就像机器），作为一种更大层面的生产性机器。”现代人的消费很多是空间的消费，不管是占有地产还是旅游，但这种消费和使用价值并不表现在对土地和空间本身的利用，正如开发商买入地块只是为了让土地增值，旅游者去一个被布置好的地方旅游仅仅是消费空间自身生产的逻辑中的价值。这也是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而来，后者卷进了再生产的进程。

3、政治工具。“它使得社会控制变得容易，同时成为一种生产方式（城镇与大都市已经不再是产品和作品了，也是生产方式，提供住宅、维持劳动力等）。”它是服务于国家和权力的工具，并非服务于特殊的国家或政府，而是服务于一般的国家和权力。资本主义的空间作为政治工具，具有无时无刻不在掩饰自己的生产性。资本主义不会产生不同于资本主义空间的空间，并且进行掩饰，抹去利益最大化的符号。比如希腊式廊柱被移植在世界各地证券交易所和银行的正面（façade），或出现在城郊新城。

4、支撑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及财产关系的再生产（表现在土地的拥有，空间的挪用等，等级性的地点秩序，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功能的网络组织化，阶级结构，实践的必需品）。这是常常被忽视的空间的重要作用。资本主义非常强调对土地财产的占有关系，在其生产流通过程中形成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财产关系的再生产。

5、等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这里要分两种情况来看。在第一种情况中，空间因为充斥象征主义和意义系统而不被再现为它们所是，这些象征系统表现为超载的意义。这就是一种用符号解读空间的传统，如消费社会的空间也是消费符号的空间。在第二种情况中，空间被假定作为一种向外部的中性形象/呈现，是无意义的、缺乏符号的空洞。列斐弗尔总结道，“要么是超载的，要么是空的”，

这两种情况均是幻觉,从属于一种意识形态。比如被建筑师规划的空间看似中性、匀质,其实都是生产和被生产的权力空间。“建筑师从一个更大的整体中分割出了一个空间的部分,然后他将这一特定的空间依照他自己的趣味、技术、观念以及喜好来处理。但这一空间并非纯洁的:它回应了特殊的战术和战略,它是主导的生产模式的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由资产阶级所支配。”(p.361)至于建筑师的“主观的”空间装满了太多客观的意义。建筑的话语模仿或拙劣地模仿权力的话语。

6、包含了潜在性。这种潜在性通常表现在艺术领域,这种包含潜在性的空间应该符合一个身体的需要,这个身体在外在于他的空间中穿梭,这个身体通过抵抗宣告了一种差异空间。如不同于被安排和策划好的旅游的旅行,这可以集中体现在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赛博空间挑战了对以往空间的感知、认识和经历,而在赛博朋克(cyberpunk)类作品中,空间的穿梭成为重要的主题。这正是列斐弗尔对个体身体经验的强调,一种新的空间的可能是列斐弗尔追求的目标。

第三节 双重空间幻觉

如果空间真的是社会产物,那这一事实是怎样被藏匿起来的呢?列斐弗尔认为,是经由双重幻觉。(p.27)

(1)透明的幻觉。因为假定了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具有一致性,透明的幻觉可以把感知到的客体从阴影中带向光明。“空间的透明性与知识、信息、传播同一了。”

(2)现实的幻觉,也叫不透明的幻觉。现实的幻觉是对自然简单性、单纯性的幻觉,如想象出一个纯洁的自然母亲,或者很多哲学作品中渗透弥漫的乡愁。“本质性、自然性和空间不透明之幻觉滋养着自身的神秘论。”

透明的幻觉与哲学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实的幻觉则与自然主义的和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两种幻觉之间又是相反相成的。比如,“源自自然的象征能够遮掩理性的明晰性——这是西方从其历史以及成功的对于自然的支配中所继承而得的;而呈现为晦暗的历史及衰弱中的政治之明显的透明性(国家、民族主义)能够从大地和自然中征募形象”。(p.27)

比如德里达在《论精神》一书中就分析过海德格尔在表述“精神”时对“土与血”的借用。海德格尔在将纳粹主义精神化时始终存在着一种张力,即“土与血的力量”与精神之间的张力。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在解释土与血的力量时,诉诸的是自然的、生物性的、种族的力量。“血”即血统,纳粹认为雅利安人的血统是最高

贵的，日尔曼人（主要指德意志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人）则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纳粹还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不在古希腊，不在地中海，而在北欧；“土”即乡土，纳粹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古老风俗存在于农村，种族的纯洁性根植于土地。“血”与“土”都是自然的、生物性的、种族的，都是非精神的。与自然、生物、种族相抗的精神又很容易回到主体形而上学。大部分反对种族主义、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论说都“以精神为名，甚至以精神自由为名，以某种直接或间接地返回到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公理——比如民主公理或人权公理——之名。”²⁰二者皆以某种纯粹性为名。

透明的幻觉将社会空间还原为精神空间：所有思想都能洞穿事物的外表，所以不存在精神之眼所看不清的空间。现实的幻觉则将社会空间神秘化：有种“不可还原”的神秘本质被预先设定了，比如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更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幻觉会互相补充，相反相成——这是光与阴影的策略性配置，道出了权力运作的秘密。在透明的幻觉之下，空间将自身呈现为一种透明的，因此是纯净的世界，这个世界变成了整体性的、一元的，它设置了一种被重新发现的话语统一体，逻辑的思想统一体。这一世界的规则被建立在透明性之上。然而，它会不停地导致不透明性及自然性（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的符号）的呈现。

列斐弗尔认为要把握社会空间的性质，需要突破这两种幻觉，而突破这两种幻觉，关键也正在于“空间的生产”理论。

第四节 抽象空间

古代和中世纪的空间是绝对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是抽象空间，而在列斐弗尔看来，只有社会主义的空间才可能是一种差异空间，而这种差异空间不是苏维埃曾经建构的空间那么简单，列斐弗尔认为列宁的苏维埃空间没有均衡发展，真正的革命发生于日常生活。

在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里，因为空间被拜物教化了，从而缩减了各种可能性，在幻觉性的一致性和透明性中包裹住了冲突和差异，这明显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包括“超载的和空的”这两种效果。抽象空间不能与哲学家，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所设置的空间所区分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经由分散、划分和隔离而完成。但值得强调的是，抽象空间本身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虚假意识的结果，而是一种实践的结果。它的虚假化是自我产生的。抽象空间的压制性权力清楚地表现为联结着时间：空间将时间降至一种自身的抽象——劳动时间，仅仅是生产了事物和剩余价值。

²⁰ 德里达. 论精神 [M]. 朱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1

这种劳动时间也是资本主义线性时间观的体现。列斐弗尔在最后的著作《节奏分析》里就沿着《空间的生产》进一步剖析时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人，他们的身体的动作已经经由重复性的日常劳动（movement）抽象成了姿势（gesture），他们的日常时间成为了劳动时间。返观更早的时代，人类的时间节奏合于自然节奏，中国的节气和时辰就是代表，由此诞生出一系列的礼仪和规矩。随着自然成为剩余，时间也变成了一种剩余的时间²¹。

工作的空间首先是重复的姿势和连续的生产劳动活动的结果，也是增长的技术分工、社会分工、劳动分工的结果，同时还是市场（包括当地的、国家的和全球的）操作的结果，最后是财产关系的结果。说工作空间具有轮廓和边界，只是对于一种抽象的思考而言，因为一个空间被其他渗透性的空间所渗透，它的存在是严格地相对的。

社会空间同时既是一种行动的场域（提供了实践方案和实践意图展开的范围），又是一种行动的基础（提供一系列地点，能量来自其中，并在其中被指引着运作），它既是现实的（因为有一些特定的空间）又是潜在的（包含了可能性的地点），它既是量（通过度量单位可被衡量），又是质（距离由疲乏、无聊及时间的方式来衡量，比如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地铁），它既是质料的（客体、物品）的集合，又是形式的集合。社会空间同时是物质的又是形式的，包括了中心性与网格，直线与曲线这些划分性和导向性的模态。社会空间不能还原为基本的二元论。

事实上，时间抵抗任何减缩和还原，最终会重新浮现，成为财富的至高形式，成为享乐的地点和媒介。抽象空间最终失败了，还是没能将时间引诱至外在性、符号与图象的分散王国。时间重新回到自身作为私人性、内在生活和主体性之中。这就是挪用的意义。“真正的”空间的挪用，不同于挪用的抽象符号仅仅服务于掩盖支配，而是具有明确的要求。列斐弗尔认为必须用节奏分析来重提时间。生命体/有机体具有一种节奏，但节奏并不意味着就要有一种有机体，它也不是生命体/有机体的集合，而是一种交互作用。节奏投入到地点中，但自身不是地点；它不是事物，亦不是事物的聚集，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流动。它呈现了自身的律法，自身的规则。社会实践由节奏组成——每日的、每月的、每年的，等等。这一节奏比自然节奏更加复杂。

通过节奏的中介（这个“中介”是在所有“中介”的意义上讲的：方式、媒介、代理），一种活生生的空间开始存在了，它是身体空间的扩展。²²“空间及其二元

²¹ 当然与《圣经》中体现的剩余的时间不同，但同样表示时间的一个模态。

²² Pile, Steve.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61.

性（对称/不对称，划分/通向等）的规律如何和谐于节奏运动（规律性、蔓延、渗透）是我们尚未回答的问题。”（p.390）

列斐弗尔写道：“我们越是仔细地考察空间，不仅仅用眼睛、用智力来考察，也用所有的感觉，用完整的身体（total body）来考察之；我们越是清楚地意识到在空间中作用着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滋养着抽象空间的爆破以及一种别样的空间的生产。”（p.391）在列斐弗尔心目中，这个其他的空间就是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

第二章 空间三元组合

下面是理解列斐弗尔至关重要的空间三元组合概念。三元指的是²³：

第一节 空间实践

包括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特殊的场所和每一社会形态的空间设置的特征。“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一定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特定社会的每一社会成员与那一空间的关系来说，这一凝聚指示了一种有保证的能力的层面，和一种具体的表达的层面。”（p.33）

列斐弗尔的空间实践概念包含了以下几点：1、空间实践具有物质性特征。2、空间实践确保了社会的连续性和凝聚性。3、空间实践指示出了社会成员的空间能力和空间表达——比如说阅读、辨识空间的能力，这种能力具有一致性。如此看来，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它：第一，空间实践是一种空间的现实化，比如建筑、工程等等；第二、空间实践包括了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更强调惯例性的一面；强调一种共通感，类似于“反射”）：进/出，辨识不同的空间，在不同的空间进行不同的活动，阅读空间的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空间能力有一些是基本的、先天的，大部分也是社会的和历史建构的（这也是空间实践隐匿了社会空间的原因，因为将社会空间变得“日用而不知”）。或许“三元组合概念”仅仅应该应用于某一社会形态，对于原始部落来说，这一组合未必适用。“空间实践是保证连续性和凝聚性以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经由空间被感知的方式，它们就承担起一种再生产空间-地点分离的中介作用。这一推论就是空间实践辩证地包含在

²³ “空间三元组合概念”，亦参考 Kirsten Simonsen, “Bodies, Sensations, Space and Time: The Contribution From Lefebvr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87, Issue 1 (Mar., 2005), p.6-7.

认知的空间以及亲历的地点之中。”²⁴

空间实践包括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某个给定社会的位置/地点以及空间形式的特性。它包括建筑环境、城市形态学，及为了特定目的的区域创造。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空间被辩证地创造为人类和社会空间。空间性的这一方面协助保证了在社会结构中持续性和凝聚性的程度。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同时在辩证互动中提出和设定了它自己的空间，它依靠一种理解空间的“共通感”，包括一种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向度，及我们在每日生活惯例中通过的理性化了的体制和城市网络。列斐弗尔将这一空间刻画为感觉/感知到的空间，现身于体制实践和日常生活经验与惯例之交互关系中。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藏匿了社会的空间。在一种辩证的互相作用中，它提出及假定了它；它缓慢地生产它，就如它主宰和挪用它。从分析的观点来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通过译解其空间而被揭示。处在新资本主义之下的空间实践是什么呢？在被感知的空间之中，在日常现实（日常惯例）和城市现实（联系了工作、所谓“私人”生活和休闲的地点的路线和网络）之间，它现身为一种封闭的联合。这一联合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包括了它所连接在一起的极端分离的地点。举一个极端但很重要的例子，“现代”空间实践可被定义为一个房客在政府资助的高层住所之中的日常生活。机动车道和空运的政治也不能从这张画面中除去。空间实践一定有某种凝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致的（在理智地解决或逻辑地认识的意义上），而且必然存在移位或错位。

第二节 空间的再现

空间的再现是一种“关联于生产关系和这些关系施加的‘秩序’，因此关联于知识、记号/符号（sign）、代码，以及‘正面的’（facade）关系。”（p.33）

空间的再现，就是一种主导的话语、规则、命令所设定的“空间表象”——承载着权力关系，是一种主导意识形态的表达，大部分已经被现实化。它更多地来自规划、安排、设计，而不是对于大部分社会成员需要的“回应”，是一种权力的空间设计方案，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需要服务。当代中国继续需要对于空间的再现批判：房地产开发、公共空间的私有化，文学作品中不断再现的对于资本主义大都市镜像的迷恋，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商品空间”的美学化——可口可乐、迪斯尼等等。

空间的再现与社会支配性的“秩序”相联系，因此与关于空间的代码、记号和知识相关联。这些是在社会中的空间的知识形式，意识形态内容和理论真理的声

²⁴ Andrew Merrifield.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8, No. 4 (1993), p.525

张, 及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空间的概念想象。这是一个被构想的、概念化的空间, 被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建构。空间的再现是概念化的空间, 科学家、规划者、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专家和社会工程师的空间, 具有科学倾向的某种类型的艺术家的空间, 所有这些人都会将亲历/经验的空间和被感知的空间等同于认识的构想空间。这在任何社会、任何生产模式中都是支配性的空间。空间的建构无不由词语记号系统的中介。如果我们应用一个福柯的术语, 这是一个给定社会的主导的空间话语。这些“表现/再现”是抽象的, 但是在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中具有根本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节 再现的空间

再现的空间“呈现了复杂的象征, 有时是被编码的, 有时则没有, 关联于社会生活隐秘或秘密的部分, 亦关联于艺术(最终被定义为一种再现空间的代码而不是作为一种空间的代码)。”(p.33)

再现的空间与空间的再现一样是再现/表象, 但是大部分未被现实化。这里凝结了社会成员的真实需要, 承载了欲望(desire), 是被压抑的幸福的扭曲性表述。再现的空间常常关联于某种艺术或文学, 这里是政治与美学的交汇之地。列斐弗尔的空间辩证法必然要留下这么一个“反对场所”, 一种先行的“革命表达”, 至于列斐弗尔是不是最终把这种“空间”作为最后的诉求, 还不能最后定论。

再现的空间现身于“秘密的或地下的”的地方, 这种“秘密的或地下的”的地方以对立的方式与社会生活相联系, 并处于复杂的象征主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实现我们作为“完整的人”及带来可选择的(alternative)空间想象的斗争的地带。这些空间包括: “秘密的或地下的”的位置和其象征价值、日常生活的抵触的节奏、女性/母性等等。这是被亲历的空间: 居住者和使用者的空间, 而非规划者的空间, 也是一些艺术家和作家的空间, 他们不断地通过对于环境的占用来寻求创造的空间。列斐弗尔引用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的例证, 处理其他可能的空间性文学评论和幻想。列斐弗尔认为, 再现的空间或多或少地朝向非-语词和记号的系统。在列斐弗尔的一些陈述中, 这一范畴出现在相当广泛的反压制的修辞中。后文将详述语词和记号系统可能带来怎样的压制。

再现的空间是被动地被经验的, 这一空间乃是想要改变和挪用的。它覆盖了物理空间, 象征性地使用其对象。挪用用于支配相对。挪用和支配的区分来自于海德格尔。“挪用”可以与境遇主义的“转换”(détournement)相比照, 在此不赘述。

以上就是被感知的、认识的/被构想的、和亲历的三重之间存在的辩证联系。这是理解社会空间的三个关节、契机, 辩证的三元组合, 总是构成一种总体的空

间 (l'espace)。列斐弗尔强调这是“三重，是三个元素而不是两个。”第一重是感知，第二重是认识，第三重是亲历。

考察身体对寻求理解社会空间的三个环节是有帮助的。社会实践预设了对身体的使用：手、身体系统和感觉器官的使用，工作的姿势和与工作无关的姿势。这是感知的王国（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是感知外部世界的实践基础）。至于身体的再现/表象，它们源自积累的科学知识，与一种意识形态的混合物一起散布：从解剖学、生理学、疾病及治愈、身体与自然、与其周遭或“环境”的关系。²⁵身体性地亲历的经验，或许是高度复杂的又是相当特殊的，因为“文化”介入其中。这里很清楚地展示了概念性三重：感知、认识和亲历之间的区别：首先是一种共通感，一种基本的能力；其二是被知识/权力所塑形的关于某一对象的概念与表象；最后是渗透着象征、幻象，并结合着“欲望”²⁶的经验，特别代表着列斐弗尔所追求的“总体的人”的总体性理想。

被感知的-认识的/被构想的-亲历的三重（用空间性的术语来说就是：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抽象的模式，它会丧失所有的力量。如果它不能被具体地把握（“具体”与“直接”区别开来）²⁷，那么它的意义会严重地被限制，只是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中介中的一种而已。

被感知的、认识的/被构想的和亲历的领域交织在一起，而“主体”，某个特定社会组织的成员，可以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不至于混淆之。这是一种逻辑必然性。他们是否建立了一种一致的整体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或许在有利的环境中会这么做，当一种普通的语言，一种舆论（一般意见）和一种代码建立起来的时候。

在认知/构想的，感知的和直接亲历的经验之间存在裂口，在空间的再现与再现的空间之间存在裂口。真正的理论问题要能够联系起这些领域，并揭示它们之间的中介（mediation）。列斐弗尔认为，幻觉性的空间既不来自几何的空间，也不来自视觉空间，亦非来自实践和直接被经验的社会空间；而是来自一种所有这些层面的挤撞（telescoping），来自它们之间的摇摆。

列斐弗尔特别爱好三元，Shields 指出过：“三重辩证法在列斐弗尔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种空间的三重辩证，比如（1）空间的亲历经验；（2）空间（建筑、城市规划）的再现；以及（3）空间性的想象性预想（我们空间展望系列，诸如玛格利特和超现实主义所破坏的东西，以至于让观众震惊）。三个元素的主题可以回溯到列斐弗尔早年跟从莫里斯·布朗代尔学习神学，特别令列斐弗尔感兴趣的是西西里的神秘主义者 Joachim de Flore 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

²⁵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整部书就在讲这个

²⁶ c.f. Jameson 认为，最好把它看作一种集体性的驱动力。

²⁷ 关于具体/直接的区分，可参看黑格尔《小逻辑》。

的区分。同时，他将其看作一种更普遍性地可应用的区分：法的规则、经验的规则和精神的规则。²⁸

第三章 空间生产的变迁史

第一节 从被生产的空间，到生产的空间，到空间的生产

列斐弗尔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生产有一种神学的角色：绝对理念生产世界，理念被再生产出来。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就其内容来说，既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又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方面，再生产必须生产出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来补偿或增加已经消耗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任何生产又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形式，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随着生产的不断更新和重复，这种关系也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所以，任何社会的再生产都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列斐弗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再生产一词。社会空间的概念渗透进生产的概念，成为生产的基本部分。空间修改了生产-消费关系。马克思的方法取代了经济学只研究事物的自身，而是批判性地分析生产活动自身-揭示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列斐弗尔的研究重点也是社会关系。

生产和空间的意义是互相渗透的。人类创造空间是为了在其中生存，而这种创造是被阶级、专家或草根、或其他力量塑造的。空间不仅仅是自然的遗留物，不仅仅是从死去的前人手中继承来的，不是自动地被空间地理学的规则决定的。空间是通过人类的意图生产和再生产的，而且空间能反过来制约和影响生产者。“生产”一词意味着空间可以类比于其他商品。空间可以被买卖，构成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者着力分析商品生产的社会属性时，也该看到空间在保持经济运行和分配财富中的重要作用。

列斐弗尔在扩展生产的意义的同时，也扩展了空间的意义。他拒斥把空间当作中性的容器或介质的做法。空间是所有活动发生的环境，但不仅仅如此。建筑、人口密度、区位关系决定着人们可以在空间中做什么。墙和路赋予某些活动以特权，同时禁止着另外一些活动。除了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有符号和象征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如各种郊区的建筑被称作“家庭样板”，暗示着这才是真正的居家选择，是美国梦中的郊区住宅；比如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单调的立法体，让社交变得困难。空间包含着比我们平时意识到的多得多的东西，所以说，空间既不仅是媒

²⁸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99.

介，也不仅是一系列成分，空间包含了地理形式的连结、建成的环境、符号意义和日常生活。

列斐弗尔描述了空间的生产是如何竞争的。一方是“支配”，一方是“挪用”。在“支配”过程中，空间服务于某些抽象的目的（列斐弗尔的“抽象空间”描述的就是这一结果），这样往往对国家权力和资本的再生产有利。如果在资本再生产中，空间为了可以在市场上交换，被塑造成不动产，为了可以像商品一样交换，被划分和隔离成立方体和体积。这样的空间体现了“同质性的胜利”（p.337），变成了一种产品。对列斐弗尔来说，官方城市规划代表着这样的抽象空间，这样的抽象空间能粉碎人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冲动，充满了暴力（p.387）。尽管列斐弗尔承认柯布西耶²⁹的某些良好意图，仍然控诉柯布西耶和现代建筑运动在为资本服务中表现出来的设计上的傲慢，而且柯布西耶们以把人们暴露在露天和阳光中为托词。

社会关系是怎样通过空间再生产出来的？列斐弗尔认为有这样一个过程：从被生产的空间，到生产的空间，到空间的生产。首先，空间是被生产的，列斐弗尔继承葛兰西，认为空间的被生产来自霸权(hegemony)。其次，在这个被生产的空间中会进一步生产出事物。再次，空间会再生产出新的空间、以及再生产出前面说的生产关系，这正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许不承认“城市”建立了一种生产方式，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仅仅谈论空间、城市、土地，是为了模糊“阶级意识”，并协助解散工人的阶级斗争。列斐弗尔则认为恰恰空间是最值得关注的。空间的问题框架/问题性（problematic），容纳了城市领域的问题（城市及其延伸）和日常生活问题（程序性的消费），代替了工业化的问题框架。然而，它并没有摧毁马克思主义早先的问题：社会关系和阶级的问题。新的问题是再生产的问题，专业化的研究，划分空间，设置精神障碍和实践-社会的边界，其实与劳动分工相一致。资本主义社会首先预设了这样一种观念：空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物，然后建立起自身占有空间的力量形象。这只是将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隐藏了起来。“自在”的空间是个陷阱，是一种拜物教。

空间的问题框架源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技术现在介入空间的每一层面：地方的，区域的，国家的，全球的。从被生产的空间，到从生产的空间（在空间中生产事物）到空间的生产，是我们必需的反思性的思考。

²⁹ 柯布西耶，法国建筑师，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用格子、立方体进行设计，强调以数学计算和几何计算为设计的出发点，一方面使建筑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理性特征，同时也体现了技术的原则。是列斐弗尔批评的对象。柯布西耶曾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规划新城、设计建筑，当初设计时理性的严整的规划后来多七零八落，如印度的昌迪加尔，或空旷无人烟，或变成私建棚户的聚集地，这都是“亲历”的空间，对应于规划时理性的再现。

列斐弗尔认为必须破坏那些促进抽象的空间性和破碎的空间再现的意识形态，现代社会已经被这样的意识形态占领。地理的空间、人类学的空间、国家的空间、信息科学的空间、绘画和雕塑的空间，等等等等，这种碎片化不仅与语言之趋向相伴随，也不仅与各种专家的意愿相伴随，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在一种全盘严格控制的框架中，呈现出一种同质化的总体性，并将其自身分割为许多看似异质的空间：居住、劳动、闲暇、旅游、太空学等等。

列斐弗尔的批判对象是空间科学，空间科学总是自诩为解剖性的、阐释的和再现的。空间生产的真正的知识与空间科学不同，将重新发现时间（首先是生产的时间）。真正的知识会有一种回顾及预期的意义：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怎么生产其社会空间和时间：它们的再现的空间及它们的空间的再现；并展望未来：在另一可能或不可能的社会中的另一种空间和时间。相比起来，未来比回顾更加重要。

第二节 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

当列斐弗尔回顾“从绝对空间到抽象空间”的人类文明发展或者生产发展的历程时，他一再使用了空间三元概念对历史上若干典型的节点进行了阐释。例如，他概括的古罗马空间精神是这样呈现的（p.245）：

I. 空间的实践：罗马大道，包括民用的和军用的，以及城门和凯旋门，共同联系着城市与乡野，让公民和元老们能到达帝国的每处领土。

II. 空间的再现：二重性的特点，城市住宅与官邸，圆周布局，并向外沿延伸；军营建筑，严格的格网和两条互相垂直的轴线，形成的一个闭合的空间。

III. 再现的空间：二重性的特点，男子气概的原则，如军队，权威和执法机构；女性气概的原则则被弃置入大地的“深渊”（abyss）。

在中世纪，这套三元概念的呈现又有了显著的不同（p.268）：

I. 空间的实践：不仅包括接近于农村共同体/公社、修道院和城堡的当地道路网络，也包括在城镇和伟大的朝圣者和十字军战士道路之间的主干道。

II. 空间的再现：这些是从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那里借用过来的，并被基督教所修改：大地，秘密的/地下的“世界”，发光的宇宙，正义和天堂，居住着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有限的空间之中的固定的领域，被大地的表面径直地二分；在这一表面之下，是地狱之火；其上，在这一领域的上半边，是苍穹——承载着固定的星座和盘绕着行星的圆屋顶——一个被神圣的信使穿过的空间，充满着发光的三位一体的荣耀。这便是在托马斯·阿奎那建立的概念。

III. 再现的空间：村庄的教堂，坟墓，大厅和田野，或是广场和钟楼。这些空间是释义性的，有时是非常成功的宇宙之表象的阐释。去星之野（Santiago de

Compostela)的道路在大地的表面上,与引导巨蟹座至魔羯座(在天堂的拱顶之上)之路是对应的,一条被称为乳白色的道路,那里是灵魂跟从其下降轨迹和堕落于大地之前的诞生之地;它们最好被看作救赎之路——即将他们带至“星之野”的朝圣之路。

而从中世纪再到19世纪前,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从战争中获利的过程。从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都提供了资本积累的空间。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前,暴力行动或者战争行为是超越经济的。列斐弗尔提到了马克思所指出过的,战争作为一种生产性的社会力量,生产的结果是西欧本身:它提供了一种历史空间,使得积累,投资,和帝国主义建立的根基在经济层面上成为可能。列斐弗尔采取了和马克思同样的历史观:人创造历史,虽然他们往往意识不到。

列斐弗尔问到:在欧洲古代许多积累过程的条件业已具备,可为什么只在中世纪的欧洲展开?古代还不具备什么条件?答案是:12世纪的西方是积累的空间。这一世俗化的空间是逻各斯和宇宙复兴的结果,使得地下力量的“世界”臣服。

12世纪,转变发生了,一种能指的颠倒和替换发生了。更确切地说,以前用某种方式被指涉的、被禁止的,现在开始单独地作为能指来指涉自身——剥离了所有情感性的或魔法性的指涉物。市场大厅,一种受神感召的发明,它的功能是保障生意,并保证权力的控制。大教堂并不远,但它不再承担着知识和权力;独立式的钟楼开始支配空间,而且很快,钟楼开始支配了时间。在中世纪,空间通过定义一种交换和交际的网络来建立自身。这是什么样的网络?首先是陆上的网络,贸易、朝圣、十字军东侵之网络。但是将新的空间简单地定义为一种网络也是一种错误,我们应该看到中世纪空间的多重维度。“社会作为整体出现在光之中。不幸的是,金钱虽然有助于驱散阴影,很快就会在最不透明和不可渗透的想象关系中引导(usher)自身。”(p.266)同时,“时空分离了,地点多样化了”(p.268)。所以社会时间也发生了转型:生意的时间(市场大厅的时间)不再与教堂的时间合一了。

在16世纪的西欧,一种特殊的市场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增长。城镇以其经济的份量取代了乡村,土地拥有者丧失了以前的至上性。或许考察空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在“这一关键的时期什么发生了变化”中所呈现出的方法和理论问题。社会的转型需要中介。在中世纪封建的空间与资本主义空间(来自处于城市空间中的积累)之间的历史中介,就是那些在转型中建立起来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注定要成为封建系统的衰弱、商业资产阶级、政治寡头和手工业共同体之间的妥协的剧场。”(p.268)

转型有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在空间中的事物（客体）。生产依然尊崇自然，选择自然空间的某些部分（如水、土），使用其内容。农业占主导，社会生产宫殿、建筑、农居及艺术作品。时间尚未与空间分离。控制自然的人类劳动使空间去魅，但提取了自然元素的神圣性，使之进入到宗教和政治建筑。形式（思想的和行动的）尚未与内容分离开来。这时的空间还是一种绝对空间。

第二个环节：到了财富、知识与技术的积累的层面，因此到了生产的层面。首先是为了交换，之后是为了金钱和资本本身。人工物出现，并胜过了自然，形式与内容分离开来。抽象和符号被提升至基本地位，成了最终的真理，结果哲学和科学思想开始构想没有事物和客体的空间，一旦与事物分离开，空间就被解作一种形式或作为一种本质（笛卡尔），或相反，作为“纯粹先验”（康德）。时空分离的结果还包括，空间使时间处在积累的实践支配下。这就是从历史空间向抽象空间的转变。

第三个环节：相对到现在，空间和事物重新统一起来。到这个环节，“自在的”空间已经不可理解了，不可思考了，不可知了，“自在的”时间，即绝对的时间，也不可知了。时间在空间中被认知和实现，经由社会实践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实践，一种在时空联系中的困难出现了。最终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再生产了自然，也经由生产空间而支配了空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空间。同时，为了阻止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将时间简化了。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超越这个极限，再生产将不能阻止生产。这种生产指的并非事物的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生产，社会关系存在于一种时空的统一体。

古老的空间再现已经崩溃了：天空，天上的领域，作为居住土地中心的地中海。它的再现空间还活着：死亡的领域，冥府和地上的力量，深度和高度。绘画，雕塑，建筑这些艺术形式继续从中吸取资源。中世纪的高等文化相当于现代世界的低等文化，有其史诗般的壮丽空间，罗曼司或圆桌骑士的空间，跨越于梦和现实间；骑兵队的空间，十字军东侵和比武的空间，在那里，战争和节日之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至于传说和神话的抒情空间，它与官僚政治的空间相竞争，政治空间自19世纪以来给予民族国家以形式。“今天，城市空间在两方面出现：一、它充满了神圣或受罚的地点，专注于男性或女性的原则，充满幻想与幻觉；另一方面，它是理性的，国家-支配的以及官僚性的。”（p.230）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

“工人操纵机器，现在变为服务于机器。”（p.345）城镇自身是巨大的机器、自动化的机器，捕获自然的能量并生产性地消费之。并不应该让空间的生产对资

本主义的生存负全责，资本主义的拓展决不会独立于已经存在的空间。并非先有了一个业已存在的空间，然后资本主义在其中拓展空间。资本主义是一种全面的情境，正是整体的空间实践保护了资本主义不至于灭亡。空间的有机组成：城市构造、及其多重交换和传播的网络，是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列斐弗尔在这个基础上说空间是一种生产方式、具有生产性。比如当前，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简单地只在接近生产点的区域中，限制在当地的银行系统。银行已经连成网络，剩余价值的实现发生在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银行网络之中，在金融机构的网络之间。剩余价值实现了“去地域化”，这是一种新的空间图式，这种空间图式被生产出来，并且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

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对于土地、资本的掌握来巩固自身。它也利用所有可用的抽象，所有可用的形式，甚至是对于那些明显无法成为私人财产的事物（自然、大地、生命能量、欲望和需求）进行司法和立法的拟定、来确立拥有关系。通过空间规划将空间作为一种多重目的的工具来巩固资本主义是极其有效的。“这一对于空间的工具性使用在‘保守现代化’中是题中应有之义（implicit）。 ”（p350）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当论及艺术和文化时，真实的主题是金钱、市场、交换、权力。论及交流时，实际上仅仅指涉孤独。论及美时指的是商标图象。论及城市-规划时，一无所指。差异被差异的符号所替代。‘城市’既不能被构想为一种生产性的建筑和单元，一种巨大的工厂，也不可被构想为一种从属于生产的消费单元。”（p.391）

资本主义的空间战略会采取以下的措施：将令人不安的组织、工人挤到外围（表现在郊区化和工厂外迁，使之无法抱团罢工）；使在城市中心附近的可用空间更为缺乏，以提升它们的价值；将城市中心组织为决定财富、权力与信息地点；在中产阶级与“精英”之中找到霸权阶级的联盟。以上都是从空间的观点规划生产和流通。

城市空间里的各个空间不是简单地并置的，是互相插入、结合、重叠的，有时是冲突的。空间的每一片段都从属于一种分析，由此不仅揭示了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许多社会关系。空间的划分对城市空间非常重要，即设置精神的(mental)障碍和实践-社会的边界，这与劳动分工是相一致的。而这种划分恰恰是对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的隐藏。划分出的空间的奇异性在于：既是同质的、理性化的（因为是高度规划的），同时又是完全混乱的（dislocated 移位的）。城市的矛盾正是通过这种混乱/移位表现出来。

具体的空间被网络和边界所建构，相似于蛛网而不是几何空间。每一社会空间，一旦被划分和标向，就会指示出一种叠加在指定地点的网络之上的确定的关系。这导致了許多空间：“1、可供普遍使用的空间。2、边界和被禁止的地区。3、

居住地，不管是长久的还是临时的。4、连接点：这些经常是通过和邂逅的地点。”
(p193)

边界和通达性对资本主义空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 19 世纪末美国人在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提高公共交通速度的迫切性就来自速度对通达性的影响，“当速度提高一倍时，可通达地区变为原来的四倍”³⁰。而高架铁路和地铁给美国城市空间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作为连接空间的工具又生产了离散的空间，作为边界的打通者生产出了新的边界。

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已经生产了抽象空间，其中包括了“商品的世界”，它的逻辑，它的全局性战略，以及货币的力量和政治国家的权力。这一空间建立在巨大的银行网络、商业中心和主要的生产性实体之上，也建立在机动车道、机场和信息的网格之上。

这个世纪初显出苗头的物联网又将会是对资本主义空间版图的一次改写。IBM 对物联网的解释是：把感应器嵌入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使它们结成网络。不仅如此，物联网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把感应器嵌入和生活相关的物品中，把物体一件件贴上感应器，把感应器连结起来。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物联网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向物理现实（physical reality）的一次扩张和延伸。比如在超市：超市里的所有货物都进了物联网，拿起方便面，超市网络能感知这些方便面的运动轨迹，当你带着方便面走出超市结账台的那扇门时，网络算出所有方便面的价格总和并和你口袋里手机上的物联网感应器取得联系，通知手机扣钱。物的轨迹和人的轨迹都是被记录的，一些电子屏障像画出了一道道的等高线，穿越这些等高线就意味着赛博空间中“事件”的来临，比如这个“事件”可能是要求一个通行证（通过支付，手机作为电子钱包自动扣钱，已经不再需要信用卡），可能是清障以保证畅行（走到感应门跟前，感应门自动开启），可能是阻止穿越（浦东机场围栏外的地下传感器阻止人的靠近、跨界）。物联网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物的世界中，在人穿行、物运动的这个物理世界中，这些界限是无形的、不可见的。人和物的运动随时都在穿越/受阻于这些电子界限。从而空间划分的割据图会被改写，城市空间会加速其异质化分割的进程。

人的运动轨迹在一个坐标轴中被定位和记录是非常接近虚拟现实的理想。物理世界的运动轨迹和虚拟世界的运动轨迹实现了一次重合。一直以来，人的运动轨迹就是被监察和被控制的对象（人口流动、阻止流动的户籍制度、农民工问题），物联网无疑是在虚拟世界对运动轨迹的一次重新编码，从而更高效地进行监察和

³⁰ 福格尔森. 下城：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83.

控制。每次穿过等高线的运动，都是在权力空间里的运动，每条界限都是权力划下的界限，每次越界都要被精细审查，这也是福柯试图描述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玩乐（play）变成了休闲（leisure）。

休闲活动的空间乍一看逃脱了已建立的秩序的控制，因为它们是嬉戏、游戏的空间，貌似建立了一种巨大的“相反的空间”。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象。休闲像劳动一样已被异化和正被异化。休闲已经转为一种工业，一种产业。作为被支配空间的延伸，休闲的空间立即被功能性地、等级性地安排。它们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同时，“身体开始了报复，或至少要求报复。由于其感官组织（sensory organs），从嗅觉到性再到视力，身体趋向于作为一种‘差异的场域’来行动。”

（p.383）换句话说，作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总体的身体（total body），摆脱了时间和空间外壳。与之相反的是劳动的分工及工作的局部化/在地化，及地点的特殊化。在这种趋势之中，身体要么是“主体”（在古典哲学意义上），要么是“客体”（在任何方式中都是碎片化的，被视觉、图象（image）等所歪曲）。在空间之中并经由休闲的空间，一种空间和时间的训导术（pedagogy）开始成形。时间找回了其使用价值。“劳动空间的批判，不管是明晰地还是暧昧地，接下来导向了一种断裂的姿态，沉默，不适和不快的批判。”（p.384）列斐弗尔认为，超越休闲空间，是一种“使用者”寻找道路的越界行为，也是训导术之下的违反行为，克服了社会与精神之间的区分，感觉和理智之间的区分，以及日常的和不平凡（节日）之间的划分。使休闲重归为游戏，是列斐弗尔想做的。

资产阶级用生产方式来支配工人阶级。新的社会必须头尾颠倒过来。怎样实现新的社会？答案是：通过空间的生产。其中活生生的劳动所生产的不再是事物，也不是一系列工具，也不简单地是商品。在空间中，需要与欲望再次出现了。未来将存在游戏的空间、享乐的空间、智慧的空间、快感的空间。通过空间，作品将在生产的产品中闪现，使用价值会盖过交换价值，挪用将使世界重新掉头，将统领支配，而想象的和乌托邦的与现实相合了。列斐弗尔无疑存在一系列乌托邦想象。

第五章 空间与语言的关系

很多空间理论把空间预设为是有待解读的，如果是这样，就必须先澄清空间和语言的关系。列斐弗尔问了4个问题：“1、被实践-社会活动所形构的空间，不管是风景/地貌（landscape），建筑或住宅，是否具有意义（meaning）？2、被社会团体或某些组织所占据的空间是否能看作一种信息？3、我们可以将建筑或城市的作品看作一种大众媒介的类型么？是否是一种不寻常的大众媒体类

型？4、多样的社会空间能够被认知为一种语言或话语、而建立在一种确定的实践（读/写）之上吗？”（p.130）他自己对此的回答是：“对于第1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第2个问题，是亦不是。第3、4问题就有很大的保留了。”（p.131）他同意每个空间都是具有意义的，于是是可以解读和分析的。但是他否认空间仅仅是一种媒介，如果仅仅是一种媒介，就会混同于大众传媒的影像呈现，而空间是人置身其中的活生生的经验。同时，空间也无法被还原为一种语言、一套话语。

从福柯开始，话语和空间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语言 and 空间是有联系的：每一语言都处于某个空间之中，每一语言都说出了关于某一个空间的某些东西（地点或地点的系列），每一语言都发自某一空间。空间的确在“说”，但它并不说出全部。“阅读”空间只是一种次要的结果，空间在被“阅读”之前已经被产生，它并不是为了被读、被理解而被生产，而是为了被有着身体和生命的人所亲历，在他们自己具体的城市语境之中去经验。在所有情况下，阅读都跟从着生产。以宏伟建筑、纪念性建筑(monumentality)为例，它总是呈现了或强加了一种清晰的可理解的信息，但它也隐藏了许多东西：政治的、军事的、最终是法西斯主义的特性，宏伟建筑掩盖了在符号之下的权力意志及权力的专断性，那种符号表面上声称是表达集体的意志或集体的思想。

以符号学应对空间的不足，这是所有空间理论和试图用话语描述空间的人都必须面对的。空间是结果又是原因，是产品又是生产者。空间无法被化约为一个客体，一种可以静观把握的对象，而必须被看作“空间化”——“空间的生产”指的是一种空间化，一种过程性，流动性，及生产性。当符号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解码和阅读空间文本之时，列斐弗尔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结果，一种有缺陷的框架下的产物，扼杀了空间的其他丰富性。更重要的是，空间中的活动（当然包括对空间的阅读）本就被那一空间所限制，空间在被读之时，权力已经先展开配置（deployment），而空间与身体、主体、诸种感觉经验之间的关联都被可读-可视所排除或简化了——即决定你怎么“读”、“读”到什么。列斐弗尔始终坚信的是，这并不是我们唯一接近空间、获得现实的办法。批判可读-可视性，也是试图找到其他方法的一种诉求与努力。在他看来，这就是恢复和强调“挪用”、“使用者”、强调“身体”等范畴，正如他在对社会空间的总结中说的第6点：空间蕴含潜在性。

“居住者”和“使用者”被空间实践所边缘化，“使用者”的含义变得模糊，事实是，“使用者”（意味着“生活水平底下”）和“居住者”（意味着“边缘的”）的基本要求的表达变得相当困难，反之表达他们境遇的符号经常性地增长，这种符号已经变得多少与他们无关。在这种方式中，空间从亲历的时间领域中被驱逐了，从其“使用者”的时间中被驱逐了。所以说可读-可视是一种霸权。

因为空间首先是有我们（主体）在场的，是我们在使用空间，我们在空间中展开身体，也改变、生产、创造着自己的空间，列斐弗尔所呼唤的“直接性”、“自发性”，显然是针对可读-可视-可理解性。这种可读-可视-可理解性就是战后消费社会的景象——新闻、广告、影象，直接经验总是被“中介”、歪曲甚至消灭了。恢复总体性-等于总体的人，就是列斐弗尔一以贯之的命题。而找到“空间”、诉诸空间，乃是一种最后、最重要的赌注——“日常生活”的要义之一。

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弗尔提出一种城市精神分析的可能性。这并非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列斐弗尔认为拉康对符号和语言的依靠存在问题，他对拉康的批评可说切中要害。

“有人无疑认为社会空间的最终基础是禁止，为了支持这一论题，可以举出：那些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中不可说的东西；他们之间的深渊，身体和意识之间的深渊，以及社会交往之间的困难；他们最直接的关系的错位（比如孩子和母亲的关系）；甚至是他们身体的完整性的错位；最后，是永不可能得到完全修复的关系，在一个由一系列地域组成的环境中，这些地域是由封锁和禁止定义的。”（p98）空间的封锁禁止与精神分析中的封锁禁止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

这一论题（对于拉康和其后继者来说是一个基础的论题）的问题在于，它假定在逻辑、认识论、人类学意义上，语言均比空间优先。出于同样的原因，它把禁止而非生产行为作为社会的起源。一个客观的、中性的、空的空间的预先存在，被简单地当作可读的、可视的，只有言语和书写的空间是必须被创造的。这些假设显然不能充分说明社会实践和空间实践。它们只适用于一个想象的社会，一种理想的社会类型或模型，想象的社会是这种观念系统梦想出来的，然后任意在所有“真实的”社会中识别这种想象的社会。列斐弗尔用阳具垂直（phallic verticality）比附摩天大楼等建筑，他认为这些在空间中的存在迫切需要解释，它具有很长的历史但现在更加流行。墙、围栏、立面既限定一个场景（scene，一些事情发生的地方）也限定一个淫猥的区域，不能发生在那个场景中的事情都被归到这个区域：不被允许的、有害的、被禁止的，在离边界或远或近的地方有自己的隐秘空间。

的确，用精神分析、无意识来解释一切会导致无法忍受的还原论和教条主义；对结构的过于重视也是这样。结构的确存在，的确有个叫无意识的东西。由于意识较少被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正当有理。例如，如果每个社会，特别是每个城市都有一种地下的、秘密的、被压抑的生活，都有自己的无意识，那么无疑，对精神分析的兴趣——目前正趋衰微——将重获新生。

显然，城市的无意识不仅包括禁止和区隔，还包括空间的生产行为。精神分析的问题在于，除了言语空间和书写空间是必要的，剩余的空间都是客观的、中

性的、空的。后者，这种剩余的空间，像薄雾一样在言语/书写空间的周边，却很难参与进来形成装置的一部分，或者说，渗透是缓慢的。社会实践当中，空间的再生产风起云涌、永不停歇，言语和书写才是装置的一个立面。与其做精神分析，不如做空间的精神分析。这种想法与德勒兹暗合，德勒兹也认为精神分析的问题是言语/书写空间的孤立，以及无生产性。对再生产的空间进行分析，是不是就走向了德勒兹所说的精神分裂分析³¹？答案也未必尽然。

列斐弗尔对超现实主义的批判就体现了反对可读-可视霸权的立场。

列斐弗尔非常看重艺术，之所把超现实主义作为文章的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艺术这里看到了革命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首先是空间革命的可能性。超现实主义理论与革命有很紧密的联系。但是，超现实主义在对空间的处理上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超现实主义是在法国开始的文学艺术流派，源于达达主义，并且对于视觉艺术的影响力深远。于1920年至1930年间盛行于欧洲文学及艺术界中。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所谓“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幻觉等作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1928年，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与绘画》中说：“超现实主义，名词。纯粹的精神的自动主义，企图运用这种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他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它是思想的笔录，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赖于任何美学或道德的偏见。我相信，在表面上被认为矛盾的两个状态，将来是有办法解决的，那便是梦与现实的统一。那可以说是绝对现实的一种，也可以说是超现实的一种。”（p.43）

如今，超现实主义已经跟半个世纪前相当不同。很多主张不复存在，包括用诗歌替代政治、诗歌的政治化、寻找先验启示。超现实主义不能完全简化为文学运动（一开始为其鄙视），不光是探索无意识。

超现实主义想要解码内在空间，阐明从主体空间到外在空间的转变。如布列东在《疯狂的爱》中说：“有时，期待某个女人的来访，我发现自己会开门、关上、再开；如果这种装置还不够，我会让刀锋在书页间随机移动，以决定哪一行给我一些或多或少间接的提示，告诉我是否该期待她马上到来；然后我把东西摆来摆去、仔细检查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再以不寻常的方式重新布置。”（p.43）列斐弗尔认为，超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源尚不够明确，其寻找内外统一性的努力使其迷失了。

³¹ 精神分裂分析，德勒兹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分裂分析的“分裂”（schiz-）具有双重内涵，它既指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分裂症，又指更具哲学普遍意义的裂变、划分、生成的过程。

超现实主义诗歌并非缺乏概念来解释自己的取向，它们不缺理论作品。问题是：比起看的行为本身而言，他们更偏爱那些已经可见的形象。布列东说：“就像人类存在的黑夜突然间被光刺穿了，就像自然的必然性突然间与逻辑必然性符合了，所有东西都透明起来。”（p.43）

布列东自己也承认，是要通过情感的、主体的、过度负载的“物”来追求一个从黑格尔那派生出来的东西。超现实主义者宣称：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在他们的诗歌里，他们只有在生产历史的抒情诗元语言中才能成功，也就是在先验的新陈代谢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虚幻融合。他们的“物”上负载了太多的东西。

列斐弗尔还举了巴塔耶的例子。巴塔耶与超现实主义不同。他也寻求内在经验的空间、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之间的联系。但他不像超现实主义者那样使用图像的综合（内外综合），而是在现实、次现实、超现实之间四处游荡。他的方式是尼采式的——喷发和断裂。他更愿意加深而非填平鸿沟，直到知觉/意志的闪电使得从一方到一方的跳跃得以发生：从地球到太阳、从夜到日、从生到死、从哲学到悖论、从正常到反常。在巴塔耶那，精神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整体，只能悲剧性地获得（通过牺牲、暴力、爆裂）。

正如列斐弗尔所论，西方的求知，在于将不透明的带入光明，当然是在眼睛的注视之下。意识是能够透明地反映事物本质的表面——水的表面，更重要的是，意识是自我意识，是对自我中心的确认，对于我的眼睛，我的观视权力的确认，是对“光”的确认，这构成了一种主体-客体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无意识，是现代的发明，是对自我意识透明性的怀疑，不但意识无法使得事物本身透明，连自我本身也变得不透明：有种异物（里比多）嵌入在自我深处。在这里，关键不是以无意识来贬低自我意识，而是认识到其共同的起源性。

结语：统一理论和总体性理想

列斐弗尔在他的著作中始终表现出“总体性”的倾向。列斐弗尔的“总体性”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讲：一方面，列斐弗尔自己确认了一种“总体的身体”，这基于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命题；另一方面，列斐弗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勾勒出了一总体化的视域，以“统一理论”（unitary theory）为代表。这种“总体性”生发出了著名的“空间性三元组合”。这种“总体性”并非索亚（Soja）所谓想象与现实难辨的“第三空间”，而是具有严肃的辩证关联的“空间总体性”，比“第三空间”更加复杂。

在列斐弗尔看来，统一理论就是“在被孤立地理解的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理论的统一体（unity），就像分子、电磁和引力在物理学中一样。”（p.11）这些领域

包括物理/自然层次、精神层次（包括逻辑和形式的抽象）以及社会的层次。“我们所关注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被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诸如方案与计划，象征与乌托邦的想象。”(p.14)这里包含空间的各个层次。

统一和整体在这里不能被认为指示了原因或结果，也不能混淆为空间的同时性或空间的共存性。这一理论概念不能渴求一种完成的“总体性”的地位，更非一种“系统”或“综合”。长久以来，空间的三个层次一直是分离的，“统一理论”想要重新联结分离的元素，并将含混替换为清晰的区分。

知识(savoir)，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相勾结，伴随着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的修辞。而批判性的知识(connaissance)总是呈现出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于存在的事物的批判。批判性的知识寻求把握全体(global)。这种知识与哲学相连，经由生产的概念与社会实践联合起来。一元理论建基于哲学，将哲学展开至现实及可能。统一理论中包含了列斐弗尔很高的期待。

批判性的知识产生出具体的抽象(concrete universal)。空间的科学必须被看作一种使用的科学。空间的领导权、霸权并不仅仅在微观层面上运转，比如，影响超市的布置，或是影响一片街区；同时，这种霸权的运作也不是仅仅应用到宏观的层面，仿佛它仅仅对于在国家或大洲之间的秩序负责。相反，它的效果应在所有平面和在它们之间的所有的联结。“没有单一的地点完全消失，所有地点无一例外的经历了变形。我们在这里所寻求的是将原因和效果，结果和原因集合在一起，以此超越了在科学领域和专业化之间的区分，导向了一种统一理论。”(p.412)

从这种统一理论，就可以生发出总体的革命。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列斐弗尔认为总体革命的发生处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虽然已经被包裹在现代性之中，仍然能从其中生发出革命的萌芽。

“绝对革命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及我们的幻景——通过绝对政治空间所能看到。”(p.190)革命就发生在被支配的空间被挪用之际。被支配的空间，即是被技术、实践所中介、改变的空间。经由对于空间的批判性研究，挪用的概念可以被澄清，它可以说是一个被修正过的自然空间，为了服务于某一团体的需要和可能性，被这个团体所挪用。挪用不能与时间及生活的节奏分开，这与列斐弗尔的节奏分析一以贯之。支配的和挪用的空间至少理想上应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它们具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但历史却以支配为胜者，挪用的层面被忽略。与超现实主义和情境主义者不同的是，列斐弗尔坚持革命性的艺术实践附着于革命性的空间实践之中。由此——

“一种总体的革命——物质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欲望的等——似乎就在不远的将来，虽然已经内在于当代之中。改变生活，然而，

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p.367)

列斐弗尔在 1970 年的《城市革命》中就曾着重谈过革命的问题。“当我们使用城市革命一词时，我们是指贯穿整个当代社会的转型，这些转型带来了从一个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占主导的时期到一个城市问题占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探讨适合于城市社会的方案和形式居于优先地位……城市问题本身形成一种世界性规模。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来说，城市只能被定义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吗？或者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通常的边际产品吗？不是。城市虽不足以改变生产关系但调节了生产关系。城市成为生产中一种相当于科学的力量。空间和空间的组织表达了社会关系，并对他们产生了影响。”³²在列斐弗尔看来，城市革命极其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理论和哲学都是为这一行动主张服务的。

³² 引自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73, p.306

参考文献

列斐弗尔著作:

- [1]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M]. Paris: Anthropos, 1974.
- [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Trans.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3] Writings on Cities [M]. Trans. and Ed. E. Kofman and E. Leba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6.
- [4] Eléments de rythmanalyse: Introduction à la connaissance des rythmes [M]. Paris: Ed. Syllepse, 1992.
- [5] 空间与生产[M].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研究性著作:

- [6] Mike Crang and Nigel Thrift edi., Thinking Spa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7] Steve Pile. The Body and the City: Psychoanalysis, Space and Subjectivit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8] 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1973
- [9] Manuel Castells.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M].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 [10] Edward W Soja.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M]. London: Verso, 1989
- [11] Peg Rawes. Space, Geometry and Aesthetics: Through Kant and Towards Deleuze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12] Phillip E. Wegner. "Spatial Criticism: Critical Geography, Space, Place and Textuality," Introduction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M], 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3] Neil Smith.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 [14] Kirsten Simonsen, "Bodies, Sensations, Space and Time: The Contribution From Lefebvr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87, Issue 1 (Mar., 2005)

- [15] Rob Shields.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16] Andrew Merrifield.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8, No. 4 (1993), pp. 516-531
- [17] 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弗尔哲学思想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18] 刘怀玉. 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弗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19]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20] 福格尔森. 下城: 1880-1950 年间的兴衰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21] 德里达. 论精神 [M]. 朱刚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后 记

奋战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完成了本文的写作，个中三味一言难尽。导师莫伟民先生的悉心指教对此文的写作居功至伟，在这里首先要向先生表达敬意。在这三年里，先生对我的训练令我终身受益。从入门到提高，一直到能够独立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这其中先生对我的帮助之大恐怕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到，按照传道、授业、解惑的标准来看，先生不仅是我哲学道路上不折不扣的启蒙恩师，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我对老师的感谢之情恐怕超过了语词自身的表现能力，也许只有今后在学术道路上加倍努力才能回报恩师的心血。

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是巴黎高师的前系主任 Claude Imbert 教授。尽管 Imbert 教授最初只是由于为我授课才与之结识，但在交往中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越非课业内容可比。Imbert 教授的知识广博和超过一般人的热情和精力让我受益匪浅，而且还曾赠书、赠碟给我，对晚辈的提携帮助之热情实在一言难尽，让我对当代法国哲学产生出更加浓厚的兴趣。

此外要感谢哲学学院的诸位老师。与读书小组的众师友一同学习讨论的经历为我阅读当代法国哲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是我决心研究列斐弗尔的动力之一。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李丹 日期： 2011.6.7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复旦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 李丹 导师签名： 李丹 日期： 2011.6.7